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美] 卡伦·荷妮 著

陈 收等译

第一章 探究荣誉

儿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成长，只要他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他就有可能去获取某些技能。但是，也有一些力量不是他能够先天获得的，也不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发展。你无需——事实上也不能教会一粒橡籽长成橡树，但是，如果给橡籽一个机会，它内在的潜能就会长成一棵橡树。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出其特殊的人类潜能来。然后，他就能发展出他的自我的独一无二的活力来；澄清和深入他自己的情感、思想、欲望和兴趣；开发自己资源的能力；加强自己意志力的能力；发掘他已有的特殊的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用自发的情感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所有这些将使他迟早发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目的。总而言之，他将从根本上不会误入歧途，而是沿着自我实现的方向成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现在以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真正的自我是我们的内在的中心力量的原因。这种内在的中心力量是人所共有的，然而在每个人那里又各不相同，它是成长的深刻根源。

只有个人本身才能发展他自己的天赋潜能。然而，正如其他

以后提到“成长”时，指的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成长：按照个人的天性及天赋潜能，自由、健康地发展。

的生物一样，人类个体的成长需要有利的环境“从橡籽长成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气氛既能给予他内在的安全感，又能给予他自由，使之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并将它们表达出来。他需要有对他人的善良意志，不仅在很多需求方面帮助他，而且指导他、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磨擦。如果他因此能够在爱中、在磨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他也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真正的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的影响，有可能不允许儿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成长。这种不利的条件太多了，在这里举不胜举。但是，如果综合一下，它们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处在一定环境中的人，由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病态，因此不能热爱他的孩子，甚至不能将孩子想象成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特殊的个人；他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病态需求和病态反应。简言之，这些态度可能是：管制、过分保护、威胁、恼怒、过严、溺爱、怪癖、偏爱其他的孩子、矫情、冷漠等等。它决不只是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总是整个因素的集合，将这些不利的影响加诸在儿童的成长之上。

结果，儿童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内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对此，我称之为基本焦虑。由于处在一种被设想为具有一种潜在敌视的世界中，所以，他感到孤独和无助。其基本焦虑的限制性压力阻止儿童

本书第十二章中所总结的所有人际关系中的病态困扰都会起作用。也可参见卡伦·荷妮的《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第二章、第六章。

以其自发的真正情感与他人打交道，并强迫使他们寻求方法对付他人。他必定（在潜意识中）以各种方法对付他人，这些方法不会产生和增强焦虑，而只会缓解其基本焦虑这种特殊的态度产生于这种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这些特殊态度取决于儿童先天的气质及后天环境的偶发事件。简言之，他可能会力图依附周围最有权势的人；他可能会力图反叛和战斗；他可能会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逃避他人。总而言之，他可能会趋就他人 或反对他人 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相互之间的趋就、反对或逃避这些态度 人都具有需求、关爱和放弃的能力 有斗争的能力 有保存自我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充分必需的能力，但是，由于其基本焦虑，儿童感到自己处身于危险的环境之中，这些能力对他而言就走向了极端和严厉的境地。例如，关爱变成了依附，妥协变成了姑息。同样地，他被迫进行反叛，或者冷漠无情，不考虑他的真实情感，在特殊的环境中，不顾其不当的态度。其态度之盲目和固执的程度是与其内心的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的。

由于在这些条件下儿童不仅朝着这些不利的方向中的一个方向发展，而且是朝着所有的不利方向发展。所以，他从根本上就发展了与他人完全相反的态度。趋就、反对和逃避这三种行为因此就构成了一种冲突，即与他人的基本冲突。将来，他试图通过使其中的一种行为占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使妥协、进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成为一种主要的态度。

解决这种病态冲突的初次努力无疑是肤浅的。相反，它对其病态发展所采取的途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与待人的态度

有关，而且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按照其主要的方向，儿童也会发展某些适当的需求、敏感、禁止和道德价值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易于使自己屈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会力求不自私和善良。同样，一个具有进攻态度的儿童开始会把价值放在力量之上，放在耐力和战斗力上面。

然而，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综合效果并没有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解决病态的方法那样的稳定性和广泛性。例如，一个女孩，顺从的态度变得相当的突出。这些顺从倾向表现在盲目地崇拜权威人物上，表现在满足与快乐的倾向上，表现在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很少作出自我牺牲上。在 8 岁的时候，她将她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并且没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在她 11 岁的时候，她在祈祷中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求取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受到她一直迷恋的那位老师的惩罚。但是到她 19 岁时，她也极易陷入由他人设计的报复某些老师的那些计划之中。尽管大部分时候，她像是一个小绵羊，但是，偶尔她也在学校带头造反。由于对其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她会由明显的宗教信仰转变为暂时的冷嘲热讽。

所取得的这种综合效果差的原因——上面所引的例证是一个典型的说明——部分是由于个体成长的不成熟性，部分则是由于早先的这种解决目的在于与他人的关系的单一性。因此还有很大的余地，并且的确还有一种需求，来达到更为稳定的综合效果。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这种发展决不是单一的、不利的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个人那里都不相同，因此，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也不相同。但是它总是损害着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同时总是产生某些急切的需求，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相互

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能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

尽管他早年试图解决他与他人的冲突，个体依然是分离性的，仍然需要一种更为稳定的、广泛的完整性。

由于很多原因，他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的自信；他内心的力量早已被他不得不进行的防御、被他的分离的人格、被他早年的解决方法所形成的片面的发展的方式所消耗殆尽了，从而使其人格的大部分领域不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急切地需求自信，或者一种自信的替代品。

在独处之际，他并不感到软弱，而是特别地感到比他人更不实在，对生活没有很好的充分的准备。如果有归属感，那么他的自卑感就不会成为过于严重的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而且在根本上他感到——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孤独和敌视，因此，他只能形成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急切需求。

比起上面这些因素来，其更为基本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真正的自我阻止他一帆风顺地成长，除此之外，他还要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些需求迫使他无视他自己的真正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其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退居末位了——事实上，这种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不得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要处在安全状态，他不管所感到的是什么）。因此，他的情感和愿望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追求者，而是个被迫者。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使他感到软弱，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加强了他与自我的疏离；他不再知道他身处何处，或者说他不再知道他是“谁”。

这种开始的疏离自我之所以是更为基本的因素，因为，它将自

己的伤害强度加诸在其他的损害之上。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要是一个人不疏离活生生的自我中心所可能发生的其他过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是，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神魂颠倒；他的自信（正像这个词所表明的一样，它要求将自信强加到自我上面）将会受到伤害，但不会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将会受到困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首要的是，个人与自我的疏离——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就未免荒谬，因为没有发生这样的事——需要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这使得他感到自己的意义，并且，尽管在他的人格结构中充满了软弱，仍然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重要感。

如果他内心的状况没有因为幸福的生活环境而发生改变，因而用不着我在上文所列举的那些需求，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他的这些需求，而且可以马上满足他的这些需求：即通过想象。这种想象日积月累地开始工作并在他的心中创造出自我的一种理想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至性的情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总是包含着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从而给个体一种对重要性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的过分的需求感。但它决不是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个人都是从他自己特殊的经验的材料中，从他早年的幻想、他特殊的需求以及他天生的才能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形象的。如果它不符合自己的形象特征，他就不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开始时将他解决冲突的特殊方法加以理想化：妥

协变成了善良、爱和神圣；进攻性变成了力量、领袖感、英雄主义、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独立感。按照他特殊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加以隐藏和修正。

他可以用上述三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处理他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受到称赞，但是仍然处在暗地里。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才显示出一位进攻型的人，对于他来说，爱情似乎不能太过温柔，其理想的形象，不仅是一位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而且也是个大情人。

其次，这些矛盾的倾向，除了受到称赞之外，在该人的内心也许也是孤立的，它们不再能够构成困扰的冲突。病人把自己幻想成人类的恩人，一个达到了处变不惊的智者，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它们都是自觉的——不仅仅不矛盾，也不会在内心中产生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孤立这些矛盾的倾向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的《吉柯医生与海顿先生》一书中就已描写过。

最后，这些矛盾的倾向可能会被提升为积极的能力，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它们就变成了丰富人格的合适的方面。在另外的地方，我曾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位颇具天赋的人将其妥协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进攻的倾向转变成无与伦比的政治领袖的能力，将其冷静、超然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从而使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受到夸耀，并互相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变成了文艺复兴的现代对等物。

结果，个人会将自己与其理想的、完美的形象等同起来。而不

参见卡伦·荷妮的《我们的内心冲突》。

再是暗中怀想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不知不觉地，他变成了这一形象：理想的形象成了理想化的自我。这种理想化的自我比起他真正的自我来更为真实，这不仅是因为这理想化的自我更吸引人，而且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所有的迫切需求。这种童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在他那里没有任何可以察觉到的、明显的外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存在内核的变化，是他自我感觉的变化。它是人类的一种奇妙的、独一无二的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猎犬身上，这种可能只会发生在那些从前其真实的自我变得模糊不清的人身上。在其发展的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的自我的，而现在，他为了理想的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了这真正的自我。理想化的自我开始向他呈现出他“真正”是什么 或者他潜在的是什么——他能够成为什么 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成了自己展望自己的前景、测量自身的尺度。

在其各个方面，自我理想化都是被称之为“广泛病态解决方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仅要解决一种特殊的冲突，而且要解决暗中答应要满足在特定的时间里，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内在需求这一冲突。此外，他不仅允诺解决他的那些痛苦而不可忍受的情感（失落感、焦虑感、自卑感和疏离感）并且还允诺实现那最后的、神秘的自我和他的生活。然而，毋庸置疑，当他相信他已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那么为了自己幸福的生活，他就要依附这一种解决方法。毋庸置疑，用一个很好的心理学术语来表示就是，他变成了强迫性的了。在神经症中，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其原

待我们对有关这一解决方法的进一步进程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因就在于在神经症环境中所滋生的这种强迫性需求不断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看自我理想化：其一，它是早年发展的逻辑结果；其二，它是未来发展的开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自我理想化所采取的步骤与放弃真正的自我所采取的步骤同样合乎逻辑。但是其革命性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步骤的另外的意义。追求自我理想化的精力被转化为实现理性的自我这一目的。在个体的整个生活和发展过程中，这种转化意味着一种变化。

通过本书，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对整个人格施加的具有改变性质的影响所使用的多种方式。其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防止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在内在的过程，从而迫使它进入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说，被迫——表达自己。而这现在就意味着他想要表现他的理想化的自我。在行动中证实它。它渗透到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之故，自我理想化就不可避免地成长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称来命名它：探求荣誉。自我实现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它里面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那里其力量和意识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能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对完美的需求、病态的野心以及对报复性的胜利之需求。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对完美的需求是最根本的一个驱力。它的目标就是要将整个的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皮格玛林（Pygmalion）神经症患者不仅是要修整自己，而是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为由他理想化形象的特殊特征所

描述的一种特别完美的形象。他试图通过一种应该和禁忌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这一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我们将在下文用单独的一章进行讨论。

探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明显且最活跃的当是病态的雄心，即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尽管在现实中追求卓越的这种驱力具有普遍性，它力求事事卓越，但是，它通常最强有力地应用在那些在特定的时间里，对于特定的人来说最容易卓越的事情上。因此，雄心的内容就会在一生中几经改变。在学校中，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分数，他就会感到不可忍受的耻辱。往后，他就会强迫性地驱使自己与那些最可爱的女孩进行无数次的约会。再往后，他就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种改变易于产生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疯狂地决定做一位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做一个战斗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同样全身心地致力于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他已经“丧失了”他的雄心。或者，他可能会认为当体育明星或当战斗英雄不是他的真正愿望。从而他可能会认识不到，他仍航行在雄心之船上，只是改变了航向而已。当然人们也可以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他在特殊的时间里改变了他的航向。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改变，因为，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受雄心所控制的人们往往与他所做事情的内容毫无关联。最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就难以领会很多变化。

为便于讨论，我将较少注意特定的雄心所贪求的特定的活动领域。其特征还是同样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是群体中

参见本书第三章。

的头领，是否是最出色的健谈者，是否是最出名的音乐家或探险家，是否在“社会”中起一定的作用，是否写出了最好的问题，或者是否是最佳着装者。然而，其表现依其所希望的成功性质之不同而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它更多地是属于权力范围内的事情（直接的权力、次于王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更多地属于声望范围内的事情（名誉、称赞、声望、钦佩、特殊的注意）。

这些雄心驱力，相比较而言，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具实际性的驱力。至少就相关的人将实际的努力投放在卓越的目的上这一意义而言，它是正确的。这些驱力看起来也更为实在，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渴求的魅力、荣誉与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他们也会感到这种徒劳的追求的整个影响。他的内心得不到更多的安宁，他得不到内心的安全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所开始的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他内心的痛苦一如既往地难受。由于这不是偶然的結果，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如此，而是势必出现的事情，因此，人们可以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竞争的文化中，上述评论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或者说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每个人都应该奋勇争先，都应该超越自己，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间，我们感到，这些倾向才是“自然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竞争性的文化中才会产生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减少病态。即使在一种竞争文化中，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于他们而言，其他的价值——诸如，尤其是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起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来更为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比起其他的因素来，更具破坏性，这就是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这种驱力可能与追求实际的成就和成功的驱力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成功侮辱他人，或者说击败他人；或者通过达到卓越而获得权力，将痛苦施加给他人——更多地是侮辱他人。另一方面，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求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主要会表现为挫折、智取、击败他人的那些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大多是无意识的冲动。我之所以称之为“报复性的”，是因为这种动机的力量来源于将报复当作儿童时期的侮辱性的受苦这样的一些冲动——这些冲动在随后的病态发展中得到了加强。这种报复性的增强就是在探求荣誉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求最终成了一种固定的因素之方法的根源。无论是其力度还是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因人而异，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了解。它有时公然出现，然后就变成了只是伪装的生活的主要来源。在当代的历史人物中，希特勒是一种最好的典型，这种人有过屈辱的经历，因而将全部的生命倾注于战胜日益增大的民众这样一种妄想性的胜利欲上。在这个例子中，恶性循环，即不断增加的需求，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其中之一是从这一事实发展出来的：他只能在胜利和失败这些范畴中思维。因而，对失败的恐惧更进一步加强了胜利的必要性。更有甚者，他的伟大感，随着每一个胜利而增强，促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或任何国家，不认可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只是程度较小而已。兹从现代

文学中举出一例：有一本名为《注视火车逝去的人》的书，书中有一位有良心的职员，整天沉溺于家庭生活和办公室中，除了尽职尽责地工作，不考虑任何其他的事情。由于发现了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导致了公司的破产，他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崩溃。他对高尚的人和低贱的人所作的人为的区分被粉碎了。他原以为，高尚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低贱的人，像他自己这样，其行为受到了很多束缚。而现在，他也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位女主人，甚至是老板的那位迷人的太太。现在，他的自豪感是如此的膨胀，以致当他亲近她而遭到她的拒绝时，他竟扼死了她。尽管当他受到警察的追查时，有时他也感到害怕，但是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即使当他试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动机驱力。

这种报复性胜利的驱力常常是隐藏着的。甚至，由于它的破坏性，它也是探求荣誉的最隐秘的因素。情况看起来是，只有疯狂的雄心才是显露在外的。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它后面的追求权力的驱力就是需求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而击败和侮辱他人。较无害的优越需求看起来能够吸收更具破坏性的冲动。这就允许一个人按照他的需求行事，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

诚然，重要的是认识个体探求荣誉这种倾向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总是一个有待分析的特殊群体。但是，除非我们将它们看做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各个部分，否则，我们就既不理解这些倾向的性

乔治·西蒙龙（Georges Simenon）、雷纳尔（Reynal）和希契科克（Hitchcock）著。

质，也不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第一位将它看做一种广泛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很多具体的证据表明，对荣誉的探求是一种广泛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文所描述的个体的倾向是在一个人身上不断地同时出现的。当然，一个或另一个因素可能会占主导的作用，从而使我们不精确地将他说成是，比如说，一个具有雄心的人，或者将他说成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因素占主导作用就表明不再有其他因素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也有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耽于梦想的人也需要真实的权力，尽管最后一因素只有当自己的自豪受到别人的成功的冒犯时才明显地显现出来。

此外，上述所有的个体倾向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其主要的倾向可能会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而在一生中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美丽的白日梦变为做一个完美的父亲和称职的雇员，然后又变为一个伟大的情圣。

最后，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发生和作用，我们可以理解这两种特征：即它们的强迫性和他们的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都提到过，但是仍然值得对它们的意义给出一个更为全面而简洁的概要。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所讲的阿德勒与弗洛伊德在这一概念上异同之比较。

由于人格因其主要倾向之不同而各异，因而，很容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将与这些倾向大致相同的现象视为单独的本能驱力，此种驱力具有独特的来源和特点。当我首次试图列举神经症中的多种强迫性的驱力时，我开始也将它们当作了单独的“病态倾向”。

它们的强迫性源于这样的事实：自我理想化（对荣誉的全面探求是它的结果）是一种病态的解决方法。当我们说强迫性驱力时，我指的它是与自发的愿望和驱力相反的驱力。后者才是真我的表现；前者是由病态结构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个体必定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遵从它们，以免招致焦虑，因内心的冲突而感到心神不安，为罪责感压得透不过气来，感到为他人所拒绝，等等。换言之，自发性驱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的区别就是“我要”与“我必须做以便我逃避某些危险”之间的不同。尽管个体可能会感到他的雄心或他的完美标准是他想要达到的，但实际上，他是被迫要达到它，对荣誉的需求控制了他。由于他本人意识不到“想要”和“被迫”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为它们之间的不同建立标准。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就是他被迫行进在追求荣誉的路上，而全然不顾自我，不顾他最好的利益（例如，我记起有一位充满雄心的女孩只有 10 岁，她认为，如果不在班上拿第一名，那么，她宁愿变成一个瞎子）。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的人生——真实的或假想的——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由于荣誉而作出了牺牲。当约翰·加布里尔·伯尔曼开始怀疑实现他的伟大使命的实用性和可能性时，他就死去了。。在这里，一种真正的悲剧性的因素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大多数健康人能够找到的、其价值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具有建设性的事业而自我牺牲了，这种牺牲的确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因为一种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受着荣誉幻想的奴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就更是悲剧性的浪费——生活的潜在的价值越高，浪费也就越大。

追求荣誉的强迫性的另一个标准——正如其他的强迫性驱力

一样——就是它的不加区别性。由于在追求中，他的真实兴趣并不重要。因此，他必须是注意的中心，必须是最吸引人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创造力的人——不管情势是否要求这样，不论他是否具有这样的特性，他都要争第一名。在任何争论中，他都争强好胜，而不管真理是在何处。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完全相反。苏格拉底认为：“……无疑，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进行简单的争论，以便分出你我观点的高下，但是，我认为我们俩都应该为真理而斗争。” 神经症患者对不加区别的权力的需求的强迫性使得他漠视真理，不管是关于本人、他人，还是关于事实。

此外，就像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对荣誉的追求也具有不满足的性质。只要（不为他）所知的力量在驱使他，这种不满足性质就在起作用，当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首肯，赢得了一项胜利，或有任何得到他人认同和钦佩的迹象时，他会高兴一阵子——但是，这种高兴不会长久。首先，他很难体验一项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会为随后的失望和恐惧留有余地。无论如何，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誉 更多的金钱 更多的女人 更多的胜利和进攻 对此他很难满足和终止。

最后，这种驱力的强迫性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其主观的重要性越大，那么，达到目标的需求也越迫切，因而对挫折的反应也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我们测量驱力的强度的方式之一。尽管它不总是明显可见的，但是，对荣誉的追求则是最强的驱力。它就像魔鬼附身一样，几乎像一头吞噬创造它的那个个体的怪物。因此，对挫折的反应必定非常强烈。它们可以通过对死亡和屈辱的

摘自费勒布斯（Philebus）：《柏拉图对话集》（*The Dialogues of Plato*）。